

# 西游记 记 导 读



- 吕晴飞 著
-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 序

侯 健

两年前，我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委托，邀请六位从事文学研究的同志开始编写这套丛书。为什么要编这样一套书呢？简单地说，是为了少年朋友们在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这五部古典小说的时候，更好地求知、求美、求乐。这五部书中，讲述了大量生动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描绘了众多维妙维肖、栩栩如生的人物，通过这些故事与人物，反映了我国古代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阅读这些书，可以丰富知识，增加智慧，陶冶情感，提高审美能力。所以，这五部书历来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但长期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而且，还被改编为各种地方戏曲在群众中演唱说讲。据不完全统计，仅《三国演义》这一部书，被改编为单本戏的就在一百三十个以上，像京剧的著名剧目《群英会》、

为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上演以后，在群众中产生了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这五部古典小说不但为我们中国人所喜爱，同样也受到了外国人的欢迎。一百多年前，亚洲和欧美的不少翻译家就将这些作品介绍到了自己的国家，并高度赞扬这些书是可以和世界上任何最伟大的作品媲美的杰出著作，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最精美的珍品。

在古今中外影响这么大的书，每一位少年朋友自然都应当读一读，不读，将是个知识上的缺憾。

但是，我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读这几部书时要当心不要沉溺到作品里去，搞得神魂颠倒不能自拔。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教训。据记载，明朝有个叫常志的人，读了《水浒传》，迷上了鲁智深这个人物，于是，处处学着鲁智深的样子行事。和人闹了一点小矛盾，就嚷嚷着要放火烧房子，主人批评他几句，他就气恼地喊：“智真长老能容鲁智深，你却不能容我！”后来，闹得无法呆下去了，主人派人将他送往别处，送他的人牵马迟来一步，他便学着鲁智深的样子骂起来：“你有几颗头！”简直变成了个神经病患者。清朝有个杭州女子，读《红楼梦》竟读出一场大病来，整天因思念贾宝玉而不进茶饭。她的父母焦急无奈，将她看的《红楼梦》烧掉了，这位女子哭叫着说：“为何烧死我宝玉！”最后竟这样哭死了。类似事今天也有。几年前，我去北京

郊区农村搞文学阅读情况调查，碰到一个年轻的铁匠，他因读《水浒传》入了迷，农忙期间应当修理的农具他撂下不管，整天忙着去打方天画戟和钩镰枪，还常常在铁匠铺的门上练飞刀，把他父亲气得差一点晕死过去。

为什么读了这样好的书反遭了害呢？主要是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不对。这几部书艺术性都很高，具有很强的魅力，读起来非常容易，像被磁石吸住一样，爱不释手，甚至废寝忘食，陷入到故事里跳不出来。而作品的内容又十分复杂，生活在今天现实中的人，一旦沉溺其中并去充当古代作品中的某个角色，那就必然会闹出些阴差阳错的时代笑话，如果陷得更深，失去了理智，就更会像走火入魔一般闹出愚蠢可悲的事情来。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第一，端正读书态度。这五部小说，都是艺术杰作，其主要价值，在于它创造了惊人的艺术美，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因此，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就应当抱着审美的态度。要明白，作品中所写的人和事，都是作家根据他的人生体验虚构和想象出来的，不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不是现实本身。文艺作品虽然来源于生活，但不是生活的照搬，经过作家的提炼、加工和改造以后，作品中所写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高、更集

中、更理想，是一种艺术化了的表現。只有看到了文艺作品与实际生活的这种不同，才可能在心理上同作品中的人物与事件保持一定距离，从而变盲目的参与式阅读为自觉的欣赏式阅读，这样，沉溺于作品而不能自拔的现象才能克服，真正的审美快乐，才能从欣赏中得到。

第二，学会运用分析的方法。这五部小说，都是古代人写的，早的写于五百多年前，晚的也写于二百多年前。尽管这五位作家都是历史上卓越和杰出的人物，他们生活阅历丰富，文化知识广博，思想见解深邃，艺术造诣高超，但是，他们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的种种局限，也不可能超越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这种局限和束缚，反映到作品中，就造成了许多复杂矛盾的现象。比如说，这些作品一方面无情地揭发统治者的凶残暴虐、奢侈荒淫，同情人民苦难，赞扬人民反抗，另一方面，却又美化王公贵族，将他们描绘成仁慈爱民、忠诚信义的化身，并污蔑人民起义是“不忠不义”的“大贼大盗”；一方面热情歌颂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赞美他们排除千难万险去建立丰功伟业，另一方面却劝导人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消极思想；一方面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某些趋势和规律，总结了不少社会生活的经验

和智慧，表现出惊人的才智，另一方面却传播了不少封建迷信的思想，暴露出可笑的保守、愚昧和无知。对作品中存在的这种复杂矛盾现象，我们读书的过程中应当随时加以分析，肯定、学习和汲取其中的民主性与进步性的思想精华，否定、扬弃和排除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糟粕，却不可一古脑地接受下来。否则，就会像吃了混有霉变物的食品那样，非闹肚子疼不可。只有运用分析的方法，将混入食品中的霉变物除掉，才能汲取真正有益的营养，滋补身体，增进健康。

阅读作品时要做到以上两点，还需要有个实践过程。少年朋友们由于生活阅历浅，知识还不够丰富，艺术欣赏的经验还不多，阅读这种内容博大精深，艺术精湛高超的古典文学作品，还需要一定的帮助和指导。有鉴于此，我请了六位老师撰写这五本辅导书，希望你们能在他们的具体引导下，将这些古典名著读懂、读好，真正从中汲取丰富的知识，学会欣赏的方法，得到审美的愉快！

1990年5月27日

于北京万寿寺

## 目 录

|                      |         |
|----------------------|---------|
| 《西游记》是怎样一部书.....     | ( 1 )   |
| 玄奘取经故事与《西游记》的创作..... | ( 7 )   |
| 《西游记》产生的时代背景.....    | ( 11 )  |
| 《西游记》的主题思想.....      | ( 16 )  |
| 《西游记》的故事结构.....      | ( 36 )  |
| 《西游记》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 ( 40 )  |
| 孙悟空形象分析.....         | ( 40 )  |
| 猪八戒形象分析.....         | ( 73 )  |
| 唐僧形象分析.....          | ( 95 )  |
| 沙僧形象分析.....          | ( 108 ) |
|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      | ( 125 ) |
| 《西游记》的深远影响.....      | ( 151 ) |

## 《西游记》是怎样一部书

少年朋友，从你记事时起，大概就熟悉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些人物了吧？从电视剧里，从连环画里，从爸爸、妈妈讲的故事中，你一定知道不少关于孙悟空、猪八戒的故事了。你喜爱这些人物吗？在咱们国家中，这些人物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在国外，特别是在亚洲一些国家中，这些人物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如今，孙悟空、猪八戒就美国的唐老鸭、米老鼠、日本的阿童木一样，成为我们中国的“和平使者”了，他们周游世界，和许许多多国家的小朋友交了朋友，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那么，这孙悟空、猪八戒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就不能不提到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部伟大而又奇特的著作——《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等都是《西游记》中的人物，他们是靠《西游记》才出了名的。

那么，《西游记》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为什么

说它“伟大而又奇特”呢？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

这就是本书想要说明的问题。

让我们先从《西游记》是怎样一部书这个问题说起吧。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完整、最精采、最成功的一部长篇神话小说，它创作于四百多年以前，也就是封建社会的明朝中叶，作者名叫吴承恩。

神话并不直接反映现实，而是经过了许多折光和变形来反映现实的。毛泽东同志说：“《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对于《西游记》所写的神魔斗争故事，我们一方面要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分析它的内容，不论它经过多少幻想、折光、变形，但它终究还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作品描述天宫诸神的关系，描述山川神灵鬼怪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终究反映着人世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不论作者自觉或不自觉，他的想象力总摆脱不了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环境的，幻想的翅膀飞得再高再远，终究还得从现实的土地上起飞，并以现实的土地作为最终的归宿。小说用拟人化的写法，把自然

山川的险阻人格化，把沿途的豺狼虎豹、熊羆狐鼠所造成的灾害都写成人格化的妖精与魔怪的作祟、犯难，而战胜这些妖精与魔怪的也是人格化的猴、猪一类的神灵。作品中神魔之间相战相和的种种变幻，最终都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学会辩证地看问题，切不可用机械论的方法把事物绝对化。精神反映物质，有时直接，有间接受，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生活也是这样，有时连每一个细节都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摄取而来，有时却经过了想象和幻想的加工，经过了层层折光和变形。特别是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作品，特别是神话小说，那里出现的人物和环境，常含多种含义，带有象征色彩，并不总是同现实中的人物和环境完全对应得起来的。

我们读《西游记》，决不能把神魔之间的邪正关系绝对化。统治者创造了“神”，来象征他们的统治权威；又创造了“魔”，来象征敢于造反、敢于搅乱他们的正统秩序的被压迫者。统治者以“神”为正，即所谓正统；以“魔”为邪，即所谓“异端”。人民把他们颠倒了过来，把敢于造天神之反的魔头如孙悟空之类的神话英雄人物放到了“正”的一方，而把天上诸神放到了相反的“邪”的一方。孙悟空大闹天宫，以正压邪，人民的理想得到发扬，正气得到伸张；孙悟空

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五百余年“不能展挣”，以邪压正，造反英雄受挫于封建统治阶级勾结宗教势力的沉重压力之下，这是孙悟空的悲剧，也是人民英雄的悲剧。但所谓“魔”，并不总是代表被压迫阶级，正像所谓的“神”，也并不任何时候都代表统治阶级一样。人民也不总是赞扬魔鬼的，像取经途中出现的各种妖魔，有的吃人不眨眼，有的化作美女来迷惑人，有的作妖作祟，给人民造成各种各样的灾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驱除和消灭这些妖魔鬼怪，为民除害，不是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吗？有的同志把取经途中遇到的“魔”看作孙悟空的“同伴”和“同类”，又说孙悟空先与神战，后又与“魔”斗，就是“转向了自己的反面”，原因就是“魔”的概念和含义绝对化了，而不知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具体地理解具体的含义。在《西游记》的研究和评论中，也有人用阶级斗争的框子去套神魔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甚至用《水浒传》中梁山英雄从起义到接受招安，然后又去征方腊、征田虎的故事，来比附孙悟空在“西游”途中战妖魔的故事，这就曲解了《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也曲解了英雄人物的性格。

阅读小说《西游记》，还需要分辨的是：小说以写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作为总的故事轮廓和贯穿全书的线索，不免掺杂宗教迷信思想和神秘主义的色

彩，但这只是故事的外壳。小说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主要不是这些，而是一个又一个、一组又一组的战斗故事，是孙悟空等神话英雄人物战天斗地、驱魔捉怪，为了达到预定的目标而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终于征服了艰难险阻而取得了胜利的英勇无畏精神。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给广大读者，特别是少年朋友们以极大的鼓舞。这才是小说的内核。

作者吴承恩（1510?—1582?）少年时代就有文名。他非常聪明，也非常用功。他的故乡江苏淮安府编写的地方志，说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但他在科举考试中却一次次遭到失败。科举制度选拔不了真才实学，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都被埋没了。吴承恩一生贫困不得志，对明代的黑暗政治十分不满，对人民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在他的诗文中常常流露出傲岸愤激之气。他为人“迂疏浪漫”，“复善谐剧”，同《西游记》所用的讽刺和幽默的笔法，完全一致。鲁迅先生说《西游记》“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复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作者“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小说所揭露的丑恶现象，都是当时社会的写照。

鉴赏作品，阅读故事，分析人物，特别是对此进行历史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时候，往往离不开文艺与社

会生活的关系，一方面要从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寻找现实的依据，辨析作品写得是否真实，是否反映了本质的东西，因为不论一部什么样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尽管反映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写实的，夸张的，变形的，折光的，总归都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西游记》是神话小说，或称神魔小说，用神魔之间的斗争来反映人世间的斗争。探讨这部小说怎样揭示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又怎样把人民的生活愿望和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通过艺术形象活脱脱地反映出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 玄奘取经故事与《西游记》的创作

《西游记》中写到的唐僧，历史上确有这样一个 人物。《旧唐书》第 191 卷《方伎传》列有他的传记。他原姓陈，名字叫玄奘（602—664），后出家为僧，于公元 629 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去西天竺（今印度）学习佛教教义。西行历时 16 年，行程 5 万里，途经 138 国，携回佛典 657 部，于公元 645 年（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受到数十万人的欢迎。唐代玄奘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旅行家，他的活动增进了中印文化交流，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玄奘口述而由他的弟子辩机辑录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了西行途中的“山川谣俗，土地所有”；他的弟子慧立、彦惊为他写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说他西行取经的经过，主要是纪实，但也编造，穿插了一些奇迹在其中。他的故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后来，经过一些文人、艺人利用文章、壁画、戏剧和平话等形式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和渲染，事情越来越传奇化，越来越增添了神异的色彩。

从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到小说《西游记》的写成，中间经历了九百多年，小说中所写的神话故事是分明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的。《西游记》成书以前流传的有关取经故事的种种资料，为吴承恩创作长篇神话小说提供了条件。我们把他的小说同小说成书以前的资料加以比较，一方面可以看到小说家吴承恩继承和借鉴文学遗产的一些线索，另一方面更可以看到吴承恩的创造性，看到他是怎样运用自己的艺术想象力，来改造原有的传奇故事，而在历史题材和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了《西游记》这样一部伟大而又奇特的长篇神话小说的。

旧瓶可以装新酒，《西游记》的作者同样可以借取流传很久的“取经”故事作为全书的框架，来包容和串连他所创作的许多具体战斗故事。南宋时出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开始把各种神话和取经故事串联起来，至迟在元末明初就已经有了一种较大规模的《西游记平话》；而元代的瓷枕（广东省博物馆保藏）上所画的唐僧取经图，唐僧师徒四人的取经形象都画得栩栩如生、形神毕肖，因此可以断定，取经故事在元代就已经定型了。在吴承恩的《西游记》创作之前，取经故事的主要内容也已基本具备。元末明初的《西游记》杂剧，以叙述唐僧出世的“江流儿”故事作为开端，也是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的一个重要内

容。在吴承恩创作长篇神话小说之前，“取经”故事轮廓早已形成，吴氏借取原有取经故事的框架来建构他的新作，并以此作为线索来串连他所创作和改写的故事情节，以求表述他自己的新意，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吴承恩的《西游记》大大地冲淡了原传取经故事中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大大地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作品的主要人物由原来备受赞扬的圣僧玄奘转换成体现人民理想的孙悟空，前者在作品中退居到次要地位，后者则被作者进一步理想化。元末明初的杂剧《西游记》写到孙悟空抢占金鼎国王的女儿为妻，把孙悟空的形象渲染得妖气十足，流露出封建文人的低级趣味，吴承恩改变了这种写法，使孙悟空形象纯净了起来。作者把一个宣扬佛教精神和虔诚佛教徒的取经故事，改造成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主进步倾向的神话小说。他把前者的形象抽空和削弱，而只把它作为小说的外壳、故事的框架和串连全书各部分的线索；相反则大大丰富和加强了神话英雄人物的战斗精神，包括大闹三界的叛逆、造反精神，也包括除妖捉怪、为民除害、善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大无畏战斗精神。正像文学史家所指出的：

在作品的实际描写中，取经这个目的，远不如达到这一目的而表现出的顽强斗争精神来得重

要。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和妖魔的斗争不只是为了保护唐僧，而且也是为民除害。这些妖魔一个个张牙舞爪，面目狰狞，它们不仅是害人的自然力量的化身，还象征着封建社会的邪恶势力，给下界百姓带来无限祸害与灾难。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四)92页)

从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以后，社会上通过戏剧、说唱、绘画以至现代的曲艺、连环画、地方戏、电影电视剧等各种艺术手段传播、流行的情况来看，也只是孙悟空大闹三界及其后战胜邪恶的一些神话战斗故事，而不是像吴氏小说出现之前所流传的唐三藏取经故事那样旨在宣扬宗教迷信思想。可见吴承恩的创作，确确实实地改变了原来的取经主题，而只是以取经作为框架来结构全书，以取经为线索来串连一组又一组的故事。